

岁月知隘 江湖有痕

彭闻(四川)

逝去的江湖

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少年都有一个武侠梦。

最早接触武术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全国都兴起了武术热潮，习武练武风靡一时。我老家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辍学去少林寺学武，中途被他老父亲揪回来痛打了一顿。

1982年，我进入师范学校学习，也对武术痴迷。当时县武术辅导站正招收八极拳学员，我们很多同学去报名。后来学校发现早上早自习的人少了很多，便宣布早上不开学校大门，且早自习严格考勤，很多同学就此放弃了。可我还是不死心，缠着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班主任软磨硬泡。班主任心地善良，私下同意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三个月，把全套八极拳学完。后来看电影《一代宗师》，“一线天”练的就是八极拳。八极拳的特点就是短促凶猛，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几场打斗，将八极拳的拳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参加工作后，我曾经练习过“八宝门气功”，读的是莫文丹老师的函授班。他当时是广西武警武术散打总教练。我自己练了几个月，小有成就，能单手开砖。一天晚上在阳台上练习，觉得手掌胀鼓鼓的，似乎有气往外冲，我便找来一块垫花盆的红砖，一掌下去，红砖应声而断。我兴奋地把熟睡中的爸妈都叫起来看那块断砖，他们很惊讶。后来我还私下在同学面前表演过，他们开始不相信，看到是真的被砍断了，那一瞬都大为震惊，看我的眼神也有点不一样。

为了巩固硬气功的效果，我还练习过打千层纸和绿豆沙袋。打千层纸就是买一大叠草纸，用钉子钉在墙上，再用击拳练习，就是用瓦楞拳直打墙面。打了一阵子也很有成效，拳面先是发红，接着破皮，再流血，后又慢慢结痂，直至生出老茧。有时一拳出去没打准，打在那个钉草纸的钉子上，那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钻心的痛。

后来到成都上大学，有一天骑车经过科大校园，看见一则招生启事，是陈氏太极拳训练班在招生，我就毫不犹豫报了名，习练陈氏太极拳85式。教我们的是一个名老，不知是不是太极世家传人，只觉得他很有功夫，教得也很仔细，我们练得也很认真。学了三个月后，我又坚持练了好多年，自己认为颇有收获。有一次办事，因我在机关工作，觉得有碍观瞻，也不好向同事解释，就算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型也很好。我看了一些空手道比赛，有些运动员，特别是一些老者，打型时那种严肃庄重的神情，一板一眼的招式，让人钦佩，甚至让人肃然起敬。

转了一圈，我又慢慢回到了太极拳里，这次练习的是杨氏太极拳115式，传统老架，跟肖老师学的。肖老师是栗子宜的徒弟，栗子宜是李雅轩的徒弟，李雅轩是将杨氏太极拳系统传入四川的第一人。肖老师打拳，周身仿佛一个浑圆的球在滚动，劲从

脚底升腾而起，连绵不断。我跟着他，每周星期六在人民公园学习，不紧不慢地划那些太极圈，不再去想这一招是攻是守，只是感觉身体的重量从左脚踏到右脚，手掌跟着腰转，气息缓缓地沉下去。这时的拳，没有对手，也没有输赢，只是自己与自己相伴的一段时光。一套打完，双手慢慢按下，好像把刚才那一段独自的时光也轻轻合上，这时候，周围的汽车声、人声才一下子涌回耳朵里。

如今，那些功夫大都荒废了，我也不喜欢人多场地了。偶尔路过公园，看见那些舞剑的、练功的队伍，也会停下脚步等一会儿。他们中有的虎虎生风，有的凝神静气，看罢，我便默默地走了。

我的江湖，大概就是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什么章法。它散落在师范学校窗外的土坡上，留在了那块月下断开的红砖里，隐匿在太极拳那些划不完的圆圈中，也遗失在空手道馆那面照出过岁月的镜子前。

江湖已远，梦还在。

关隘

“关隘”一词，本义指古代在险要地形处设立的军事防御关口，在传统武术文化中，常被借喻为身体或技艺上的关键节点。“关隘”的内涵甚至可以推及生活、工作和人生：有时人卡在某个“关隘”，百般努力也过不去，这时如果有人轻轻一句话，或一个提醒，脑中“轰”地一下，或许“关隘”就通了，整个人也就活泛起来了。

大约在2000年，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自己看书，读斯密、萨缪尔森、凯恩斯的著作，满纸的供给曲线、边际效用，看得头昏脑胀。我觉得这些高深的理论，与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工厂里的生产调度，好像完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始终找不到感觉，入不了经济学的门。

恰逢有个机会，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到成都讲课。他善于通过揭示社会生活具体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把社会生活与经济学联系起来，让深奥的经济学变得通俗易懂。他的很多著作也都深受经济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喜爱。

我趁机向他请教：“学习经济学这门学问，最要紧的是什么？从哪里才能钻进去？”他听了我的问题，想了一下对我说：“经济学说到底，就是要弄明白两件事，一是市场是什么，二是稀缺是什么。”看我似懂非懂，他接着说：“世上好东西总是不够分的，这就是‘稀缺’。经济学要做的，就是琢磨怎么把这不够分的东西，通过‘市场’这个途径，放到最该去、最有用的地方。把这个根子抓住了，别的枝叶才好理解。”听到此，我脑袋里“轰”地一下，似乎有点灵光乍现，突然畅通了。原来所有复杂的模型、拗口的术语，根子都扎在这个最朴素的事实里——东西不够，怎么用市场的手段来做好资源配置。困住我的“关隘”，似乎被老师点通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的学问，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后来我再理解这些理论就很顺畅了，这便是有人点出“关隘”所在的益处。

比起读书学习的“关隘”，身上的“关隘”更具体，也更难攻克。比如学打太极拳，每位老师都说，太极的核心是一个“松”字。我听后也依言练习，可越是想“松”，肩膀和手臂就越绷得像块木头。尤其起势动作，两手从身前抬起这个最简单的动作，我做出来却总是又僵又滞，自己都觉得别扭。换过几位老师，他们都只说要放松，可究竟怎么才算松，谁也说不透。这个“松”字，像一条滑溜手的泥鳅，怎么也抓不住。

后来遇到肖老师，他在旁边看我练了一会儿，走过来，也没碰我，只是轻声说：“别想着‘抬手’，你试试，就想‘梳手’。”见我发愣，他又补了一句：“像梳子轻轻梳过头皮那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他又说：

“你闭上眼，就当自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水是温的，在慢慢流动。你的手就放在水里，不用你动，是水浮着它，带着它，一点一点往上走。”我依照他的话去想，当我不再命令手臂“抬起”，而是去感受那想象中温水的浮力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肩部那块铁板似的紧绷感，悄无声息地消融了些许，手臂仿佛自己有了飘起的意思。“有点意思了。”肖老师的声音带着鼓励，“记住这个‘不用力’的感觉，劲不是硬使出来的，是像水一样，自己流过去的，是‘松’过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松”不是软塌塌的无力，而是一种通透的、流动的状态。肖老师用“梳手”、用“水流托浮”这样的描摹，让那个抽象的“松”字，立刻变成了身体能听懂的语言。这个坎一过，整套拳的味道都变了，许多原来做不到、做不顺的动作，忽然间有了来由和去路，身体里好像打开了一些无形的闸门，气息和力道终于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有些“关隘”，只得靠自己去悟。写作上的“关隘”，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年轻时总以为好文章就是堆砌好词好句，是精巧的结构和新颖的技巧，我拼命学习那些好词好句，可写出来的东西，自己读着都脸红——精致得像假花，没有生气。

这个弯，我绕了很久才绕过来。让我明白过来的，不是哪本写作秘籍，而是心里总也放不下的几个画面，都是关于我婆婆的。

夏天，我和弟弟去家门前的大河游泳，婆婆发现后总是走到河边靠近码头的山坡上，朝着宽阔的河面，用被江风吹得发颤的长长嗓音喊我们回来。那声音好像能贴着水皮飘过来，我们听见了，就只能灰溜溜地上岸回家。

那几年，我和弟弟要随父亲坐船去工厂上学。天蒙蒙亮的码头，人声嘈杂，我们挤上船后，我回头往岸上望，总能看见在码头后方那个婆婆常喊我们的山坡上，她一个人站在那里，穿着洗旧的蓝布衫，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望着我们这条船。船开了，码头上送行的人都散了，只有那个小小的蓝色身影，还在越来越远的山坡上，凝固成一个点，她不喊，也不招手，可那目光，比缆绳还要结实，牢牢系在船上，牵着这段长长的岁月。

更多的时候，婆婆总是坐在阶沿边的那把竹凳上。她不说话，只是望着河水流向天边，望着暮色一层层落下来。那个沉默的侧影，像河边一块被岁月磨光了的石头。

我曾经很想写出婆婆对我们的好，可一提笔，总觉得空洞无物。直到我不再想着去写关爱，而是老老实实去写那拖长了调子的呼唤声，写那高坡上雕塑般的凝望，写那暮色里沉默的轮廓。当我试着把这些画面原原本本搬到纸上时，别的东西——那种无言的牵挂，那种深沉的担忧，那种历经岁月后的平静与孤独便一下就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了，它们比任何直接的抒情都更有力量。

这我才恍然：真情实感不是一种写作技巧，而是一种诚实。诚实地面对你的记忆，诚实地写下你真正看见和感受到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份“真”，文字自会找到路。这个“关隘”，没有外人点拨，是生活本身，是婆婆那些不言不语的身影教会了我。

有时回头看去，人生的路，原来是被一个又一个“关隘”串起来的，在隘口前被困住，进退不得是常事。那时，旁人的一两句话，就像黑屋子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光虽微弱，但足够让你看清门在哪里，锁孔朝哪边。可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光，自己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承受，然后默默地对自己说：要有光。说不定，光就真的来了。

作者简介：彭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团体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有财经随笔集《经济与传统价值观：对新加坡的观察与思考》等。

总在永兴镇的日常里

失联少年的哭声，揪着母亲的心
警灯亮了整夜，天网织遍街巷
四十小时的奔波，踏碎星月与晨曦
当小小的身影钻进怀抱
对讲机里的平安，漫过整条街道

永兴巷的藏蓝，从黎明走到深夜
以警号为星，以藏蓝为底
织一张平安的网，成为永兴镇
最安稳的底色

沁园春·护士节

(外一首)

施昌林(上海)

杏苑春浓，星灯照夜，淑容退场。
看素衣凝雪，丹怀一寸；
轻簪燕尾，铁肩担当。
榻畔温言，眸含柔暖，寸意消融百病霜。
凡尘里，弃浮名俗利，只为安康。

仁心妙术流芳，引四海群英意气昂。

东方明珠，城市的诗章

在黄浦江畔的波澜间，东方明珠以钢铁之躯，撑起城市的蓝天
它似岁月的守望者，沉默而威严
于时光长河，镌刻不朽诗篇

我拾级而上，踏入云端之殿
风吻着我的脸，似在诉说过往尘烟
俯瞰江畔，建筑如珍珠般璀璨
镶嵌在大地之上，绽放出绚丽光芒

黄浦江，如一条灵动的绸带
蜿蜒伸展，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梦
它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情感
在岁月的流转中，诉说着无尽的缠绵

看那穿梭的小车，如灵动的音符
在街道的五线谱上，谱写生活旋律
江上的船舶，似远航的使者
在波涛中，追寻着未知的彼岸

东方明珠，乃城市灵魂之巅
闪耀着智慧与创新的点点荣光
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浓墨重彩

我站在你的肩头，眺望远方
心中涌起对这座城市的深深眷恋
愿你如永恒的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
引领我们，以创新之笔绘就城市新篇章
驶向辉煌的明天

平武之行

在雨丝织就的幕帐里启程，
大姐驾着车，像时光的舟。
平武大桥初启的通途，
是崭新的梦，在雨中延伸。

雨轻敲车窗，似岁月私语，
窗外风景如诗，一幅灵动画面。
青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似缥缈游仙，于人世间浮游。

车内的欢声笑语，是温暖暖流，
驱散了路途上的所有烦忧。
每一句交谈，都如花绽放，
在雨中的旅程里漂流。

平武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
大桥的身影，是时代的铸就。
雨为天地添了几分神秘，
我们在诗意中尽情地享受。

一路的风景，印刻在眼眸，
一路的欢畅，醉了我心头。
平武之行，似一首浪漫的歌，
在时光长河里，永远地吟唱。

尘封记忆里的荣光

时光幽谧的深巷
封存了三十年的尘埃
那本旧证书，似岁月的密语
抖落了往昔的诗行

去年，我回到故乡
在书堆里寻梦一场
那证书封面的红，如炽热的霞光
撞进我久别的心房

忆当年，青春似火在胸膛
文学梦，是夜空中最亮的光芒
笔锋游走，似溪流欢唱
把情思与感慨肆意释放

一篇篇佳作，是成长的足印
在文字的世界里熠熠闪光
文艺在墨香里报节生长
每一行诗，都写满了希望

一九九四年的京城，繁华又激昂
首届九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
我带着作品，怀揣着希望
在掌声中捧起了荣誉的重量

赤子行歌(组诗)

祝圣旨(四川)

如今，再次轻抚那证书的模样
骄傲与自豪，如潮水般涌来
尘封的记忆，如陈年的佳酿
在岁月的深处里散发出幽香

即使时光流转，容颜沧桑
文学的火焰，依然在心中燃烧
那些已逝的过往，年少的轻狂
都是我此生，最珍贵的宝藏

旧照里的青春回响

在时光旧匣的幽谧处
一张长城旧照映入眼帘
九十年代的凤，在京城穿梭
文学的梦，在长城上闪烁

那时的我，年少且狂放
笔锋似剑，划破岁月的迷茫
贫困困不住想象的追求
精神的原野始终生长希望

长城的砖石，见证灵感的绽放
一篇篇作品，似烽火传递希望
每一个字符，每一行诗句
都是青春对世界最真的礼赞

情窦初开的目光，如澄澈月光
在古城墙下，憧憬着远方
红墙黄瓦，承载着美好想象
胡同巷陌，弥漫着诗意芬芳

岁月如矢，射穿了青春的靶场
当年的少年，已两鬓染霜
再看这张旧照，心潮泛起波浪
那些逝去的时光，成了最美的珍藏

长城依旧蜿蜒着历史的沧桑
而我的回忆，与青春对望
在这旧照的微光中，我找回了
那个无畏的模样

梦回通江

我怀揣思念，自海外归航
通江啊，你是我的原乡
每寸土地都镌刻着童年时光

忆当初，懵懂少年背上行囊
告别你温暖的臂弯去闯荡
异国的月光，洒下清冷惆怅
心中的通江是不灭的火光

这一回，终于又踏上你的土地
呼吸里满是熟悉的芬芳
儿时的街巷，已换了新模样
但记忆的种子，依旧在疯长

走进红军广场，心潮激荡
先辈的热血，染就山河红装
那猎猎飘扬的旗帜
是历史的号角，催我向上

与师友围坐，话岁月沧桑
笑声里藏着生活的希望
看他们眼眸里闪烁幸福光芒
我知道，通江已走向康庄

大美通江，你是我永远的珍藏
无论我漂泊多远的地方
你的名字，是我心中的乐章
愿为你添彩，让未来更辉煌

带着憧憬，我又将远走他乡
但通江的梦，会伴我一路远航
在时光深处，守望你的成长
盼你如明珠，闪耀永恒的光

作者简介：祝圣旨，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人，现就职于新加坡。作品收录于《中华诗词大系·当代卷》《新中国诗人作品集》《中国诗词年选2025》《2025中国年度优秀诗歌选》《第三届“蝶恋花杯”国际华人文学大赛征文作品集》等书籍。合著《祝君父子作品荟萃》《祝君父子对联作品》。

锦里诗苑

人生(外一首)

黄叶飞飞(广东)

从出生至死亡
这段距离
便是人的一生

白发是向岁月
举起的降旗
佝偻是向土地
屈服的姿态
皱纹是向时间
妥协的刻痕

就这样以躯为笔
在人间轻轻一划
便到了尽头

影子

我的影子
未能逃脱
衰老

没有白发
没有皱纹
却有弓身
有凋萎
藏着隐痛的忧伤

警情是未拆的信

李新苗(四川)

草叶碾碎晨露，我轻带上家门
父母的目光黏在后背
像温温的秋阳

警灯碾过晨雾，隧道吞尽天光
战友的脚步踏向地平线的远方
新的警情是未拆的信
落笔处，都是人间寻常

分别从不是句点
是水离杯盏赴火场
是信笺挣脱信封寻找真相
是残月把圆满留给归程
留给桌边那碗温着的人间烟火

风把前路拉得很长
我把你的背影想进对讲机的磁场
所有的等待都凝在一句期盼里
等天亮，等交班，等一声平安归队
轻声的问候，落进晨光却很滚烫

永兴巷的藏蓝

肩灯唤醒永兴镇的街巷
对讲机的声响是最准的钟声
敲开每一扇门的安宁

校园门口，藏蓝站成固定的风景
灭火器的指针，一键报警的按钮
反复核对的是孩子眼里的清明

警格与网格，在台账上经纬交织
老破线路换了新颜，消防通道让出坦途
巡逻的脚步丈量每条巷子的深浅
火灾的烟，盗窃的影，都在脚步里
沉成街巷的平静

邻居的磕绊，总绕着烟火气
背对背的委屈，面对面的梳理
二十年的疙瘩在言语间化开
调解书的红手印，是和解的温度

沐春风莞尔，吹消愁雾；
掬清怀胆，不惧风霜。
岁月温行，韶华未负，大爱无疆岁月长。
凝眸处，颂人间天使，再续华章。

劳动节颂

巧手擎天映日红，焊花飞溅幻诗虹。
三轮破晓穿街巷，百壘披云耕月弓。
灯映征衫凝夜色，汗滋嘉谷趁秋丰。
今朝举盖酬勋绩，万里山河颂意融。

婆婆丁花开

周喜斌(黑龙江)

母亲节，婆婆丁开了
小时候，母亲牵着我去挖婆婆丁
嫩生生的绿，一根又一根
西南风轻地地
刮走了一朵朵白云

过了许多年
又和母亲去挖婆婆丁
草地里，她的脚步
慢慢地，慢慢地挪动

今年母亲节
再也不见我的母亲
婆婆丁的黄，开遍了草地
唯有那片西南风
刮不走蓝天上的白云

蝶栖花间

陈锦麟(广东)

飞过来，又飞过去
累了，就蹲在静谧的花丛间
阳光落下来，花一呼一吸
摇出四处芳香，如心海轻涌
蝴蝶醉卧在枝头
放慢脚步，一步一步
走进夕阳，影子也暖洋洋的
飞过来的蝴蝶，双翅沾满了花香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06 期